讀史糾謬

讀史糾謬卷第八

滋陽牛運震撰

宋書

武帝本紀

武帝漢楚元王之後世系似可毋叙以省繁贅但如南史繫明二十一世孫足矣　南史紀徵異數條皆瑣說不足錄宋書省之良是　平孫恩一段南史叙次稍簡明宋書連沓拖累閱之不見有束截處至雖連戰尅勝及一處不過數人賊衆以爲然等語竟不成文理　孫恩之死宜緊

於奔臨海之末前段方有收束　桓謙及帝問答一段繁而無謂且有何不可便當是眞可等語成何句脈南史削之良是　或說元日劉裕龍行虎步一段南史以爲桓元之妻之語宜從南史　討桓元檄畧整勁可存　初高祖與何無忌一段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數語甚冗滯南史去之爲是　先是朝廷一段敘高祖物望歸附之由確不可少但語句稍冗宜裁之以趨簡勁　義熙元年三月詔發端甚闊泛宜删去自朕以寡昧起首後段亦有可節省處且此詔亦宜載入晉書不應入宋武本紀　高祖固讓尚

書一段亦過於冗　乞正封賞一段亦可刪　葛籍策癡重不靈不足錄　葛籍授策以前俱稱高祖後又獨丞甚無倫次誠不知其解　復張綱一段依南史爲簡徑　答姚興使一段敘來甚冗碎劃穆之載語瑣瑣不成文理

公之北伐也公之克齊也初循之走也公之遺索邈也公之遣季高也疊見重出寧不可變換　請土斷表宜準南史畧節爲是　司馬休之自陳表宜刪去省繁　韓延之報宋武書依南史筆削甚佳　嵩岱配極一詔可刪　加九錫策臚列功勳處必不可少敘事方有結束但繁衍處

亦宜節省從而排列九錫可刪　修張頁廟令及進王爵詔并可刪　元熙元年宋武尚未即位不宜即編年跳行另起應至永初元年編年爲是　禪位詔策二篇并璽書一篇皆褒美繁文詞旨亦不足錄宜刪去酌存大要可也

告天策即位詔以事關得錄尊立太后及封駙諸王詔但宜標題大旨不必全錄丁丑戊寅以下諸詔并宜裁刪

興立學校詔文詞稍典雅可錄　篇末總敘武帝簡素之德亦史家常法而筆力不稱　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上下文理不貫

少帝本紀

少帝不標元年非編年之體宜依南史稱景平元年爲是

廢立詔文義繁蕪而記事處絶少中間幸災肆於悖詞

喜災表於在厥等句直不成語

文帝本紀

請登尊位表可刪　敘文帝所歷官級一味鋪列全無體

裁　諸臣遷擢階級往往臚列竟幅都無綱領總以百官

表不立不得不爲此甚矣年表之不可廢於史也　詔令

佳者絶少其有關事體者撮存其大旨文與事兩不足錄

者竟刪之可也南北朝詔令倣此　一二十六年幸京口三詔惟丙寅一詔感念舊昔稍有情致

孝武本紀

孝武詔語本不足錄擇其文詞稍簡直者存之以紀事如大明二年壬子詔丙申詔三年丁酉詔七年丙申詔等類皆可　六年七月甲申地震按南史載地震較詳

前廢帝本紀

元凶被囚四字不明南史云元凶囚帝於侍中則文義明甚　廢帝殘忍好殺未見提敘驟云凶悖日甚殊少本末

廢立詔與少帝同一體致可刪　太后語侍者數語質勁史家本色帝夢太后謂之曰云云則散漫無氣矣　其後湘東王紹位明帝也文帝子也故帝聚諸叔京邑慮在外爲患按此文義似倒置當云故帝聚諸叔京邑云云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於義爲順

明帝本紀

廢帝誅害一段敘辭冗複少裁削　即位詔可刪　敘晉安王等謀反及諸軍討逆其事跡機宜終未明晰但云某軍南討某軍北討未指所討誰何尚屬含混　帝少而和

令一段總結少有筆力末年多忌諱以下則散碎欠簡淨

後廢帝本紀

虞玩之陳時事表無甚建著載入本紀亦非體　前後廢帝其昏虐失德大端宜於編年之下明白載著乃見書法令於編年下但紀其詔令虛文進貶故事至總結始著其虐使人不閱終篇幾不知其爲無道主不亦悖乎南北朝諸史多如此病

順帝本紀

順帝之殂弒也未書其爲齊諱之曰殂何謂宜依南史爲是

志序

志序序所以作志本末但非史文正體且文詞蕪弱可删

史以編年爲體紀事爲用即志敘諸篇亦宜分代劃年以著一朝之典故縱追溯原本亦祗包舉大旨足矣若一味摭拾舊迹究於本代何與不亦繁而無謂耶宋書以下多此病

律志

律志天子常以冬夏至以下多用范史舊文宜删裁　班氏未能通律呂本原此語亦有見　晉協律中郎將列和

以十二律定律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三尺二調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則曰二尺九調中書監荀勗與太樂郎劉秀等因以更造沈氏本此以作志但係敘晉事與宋何與敘宋律事唯黃鍾笛一節耳唐人采宋律志升之於晉以爲晉書頗有見

歷志

歷志光武建武八年一段裁損范史舊文亦無與宋事可刪　景初歷楊偉所造此魏歷也當與吳之乾象歷並入三國史晉書采用乾象景初以爲晉歷原本據今追前尚

屬有見宋書直越晉代而溯三國之歷譬之舍祖禰而追祧壇之廟不亦闊乎　度數列數簡頁過繁不如晉書連敘爲省　中節日所在度日行黃道去極度日中晷景晝夜漏刻昏旦中星按節氣列敘條理不清未能舉目了了宜縱橫列之如圖表式乃爲明劃　五德相勝鄒衍謬誣亦何與歷法事沈氏附論於志中亦殊無謂　何承天元嘉歷祖沖之大明歷皆宋歷也沈氏本此以作歷志載法與祖沖之論歷法一段辨詰異同甚有理緒但塡敘原議未免過繁再爲筆削更足觀覽

禮志

禮志總序一篇尚屬簡淨其敘事處繁冗不可耐似祗抄舊日朝儀成編全未裁削　禮志既以吉凶賓嘉等項分門列敘宜於各項標別題目令可瞭指如後漢禮儀志敘法爲善今連編統敘未免條理不清　白虎樽一段引檀弓全文未免太繁且白虎樽細事何關大禮而必特敘不如刪去於宴會中帶敘爲妙　作史之法貴文省而事該禮志中所載諸表疏內有無關興革或未見施行一概全載其文未免過繁如作泮宮一節劉毅王導等七疏祗是

文繫於事宜有裁省之法　巡狩條內宋祖東巡太子監
國諸曹關牋令牒之體具載於史如此未免過碎且何與
巡狩事宜删之　郊祀之禮宜以類從十六卷備述郊禮
而兆位夕牲之儀先載於十四卷殊失倫次宜裁併於一
以别其類　武帝告天策本紀已備載其辭禮志重錄殊
覺其複删其一可也　封禪本非正禮自魏明帝世中以
下數段皆臣下表請封禪頌功浮辭事未施行文亦不足
錄宜删去　史臣曰鬧樂不怡云云獨於吉事去樂一段
横安斷語殊非體裁宜削去　魏武帝祭橋元宋孝武祭

袁湛等某晉一時特舉不在祀典混列禮志殊爲不倫河陽祀諸葛城陽祀劉章亦同此論　禮志卷八宜仿後漢書别爲輿服志　輿服諸條多有與後漢書同者似毋庸再述　漆牀朱屋一段帶議論贊甚云尋其所以必朱必漆者亦不成句

樂志

樂志總序尚屬衍博後漢正月旦以下三段所載皆角觝百戲之末何與樂舞事備紀之不亦繊乎　鼓哥詠之始并及四方之音亦屬寛衍無當秦青韓娥等類繊巧靡曼

之事曾何足錄於樂志　于夜督護懊儂前溪等哥皆里巷哥謠之細非郊廟正音安用溯其原本俱可删公莫白符等舞亦仿此　敘入音諸樂器形制止可節取作八音攷並非樂志正文　樂章係一代典制不容不載但分門別類須井井可觀宋志載樂章未免次序紊譌如篇首引蔡邕論漢樂一曰郊廟神靈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簫鐃歌後卻以郊廟歌相和歌舞歌鐃歌連敘綱目全不照應令閱者難尋條理　漢書載樂章止有安世歌十七首郊祀歌十九章而已相和歌一切古辭不

得聞入蓋相和歌雖亦被之弦管原非郊廟正雅故不得附錄此史家之謹嚴也今宋志載一切相和歌古辭并載魏武文明所擬樂府遂至盈卷累帙未免過濫至如漢古辭武帝等樂府多見別書似無庸編緝以溷史體且魏晉以來如陳思王傅元輩所擬樂章多矣安能一一悉載之邪

天文志

晉元帝大興元年太白犯南斗三年枉矢出虛危下係永昌元年王敦云云此星變之應也宜連書另行跳寫不合

符瑞志

符瑞志皆記帝王圖讖之事類祁奇怪以爲徵應殊非史體且鋪張歷代諛媚之文與宋氏何與而概聚之宋也此與漢書古今人表皆史家贅舉亟宜刪之可也　孔子夢三槐之間一段鄙怪不堪錄之真成穢簡　王命論與符瑞何與而備載全文邪如此猶嫌繁帙安得不繁　諸徵瑞事錯列紛載不以類敘豈中有錯簡邪　漢章帝時麟五十一見鳳皇百三十九見黃龍四十四見白虎二十九見獻帝時具載各瑞亦復不少此殆一時諛臣附會耳乃

一一臚列之將以爲信史邪　嘉禾白鳩等頌俱平平無色僅稱其體而已烏足錄　白兎白燕白雀白鼠等事瑣細不堪亦烏足爲瑞邪　龍見井中符瑞志以爲祥五行志又以爲妖究以何者爲是

五行志

五行志依漢晉條列敘次頗有章程但其中亦有瑣怪不經之事猥用編次徒煩篇墨此史家好奇貪多之病也

譙周謂先主諱備訓具後主諱禪訓授謂具以授人穿鑿甚矣五行志猶引之附於言之不從不亦誣乎　姜維報

毋眚猥瑣殊甚不足錄亦與言之不從何涉邪　順帝昇明元年雍州大水贊云甚於關羽樊城時殊屬不倫　恒寒條內隆冬大雪常事不足書　雷無所震亦常事五行志本以紀異常事無庸瑣瑣　無雲而雷此雷異也不宜附於鼓妖　京房易妖云人生子陰在首一段兩引之重出可刪其一

州郡志

州郡志戶口沿革俱宜旁註如漢書地理志後漢郡國志例庶幾明晰亦省簡牘　劉宋偏安半壁僑立河北

州郡於南甚屬無謂遂使作史者重列複敘條理不清此
中宜有刪更庶存史體

百官志

百官志獨無總序何也　百官志祇宜作表如漢書例
百官志直敘自古以來官制沿革或連及宋或不及宋反
令宋氏一代官制混雜無攷此何以貴有宋書邪　百官
志志官也祇紀官制至云某人曾充某官或遇冷曹以為
標幟耳若盡列數備員豈勝其繁　敘官制亦無條理次
序

后妃傳

后妃宜依後漢書作紀爲是　周禮世婦九嬪并隸天官后妃傳諸內職宜載之百官志中列之傳中不倫　趙皇后傳中永初二年詔內有趙皇后父裔蕭皇后父卓並贈光祿此詔宜載之蕭皇后傳中方有次第令人一覽了了令載之趙皇后傳中使人不閱蕭后傳幾不知蕭卓爲誰也　后妃傳少一總目如云某帝后幾人某帝妃幾人則清晰矣　至是故稱后遺旨施行南史云至是故稱后遺令云較勝　袁皇后傳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此段怪誕

之辭宜删　江斅讓婚表亢繁少潤脫之神且於后妃事何與宜删去　路淑媛傳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等語酷學史記田蚡傳王太后語然痕迹未化

南史宋后妃傳有潘淑妃殷淑儀宋書並畧之

劉穆之傳

穆之傳內如晉朝失政一段議論太亢長似一則表疏無指劃裁對之神史漢文中問答之際總以簡切明練為主不肯沾沾鋪排　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勳詔內兼及王鎮惡似可删去或割置鎮惡傳中諸傳載敘功詔令多如此

類緣疏於賓主之法也　穆之孫邕附傳耳嗜酒及嗜瘡
痂等細事亦似可畧　王宏傳內同伍犯法士人不罪及
主守自偷等議列敘處頗病不簡

徐羨之傳

羨之傳內起自布衣至當世倍以此推之文氣已足頗疏
宕有致添傳亮蔡廓常言徐公云云便贅不如刪去　羨
之年少時一段引諸怪事爲徵應可刪　檀道濟傳末敘
道濟就誅光景不如南史　謝晦傳悲人道一篇詞平義
悖可以不錄臨死連句亦可刪

王鎮惡傳

鎮惡傳內騎乘非所長關弓亦甚弱對語卑弱　劉亮傳後人逢見乘白馬云云迂誕可刪　劉道濟傳司馬飛龍一段并道濟疾篤一段事極曲折文頗傷繁

趙倫之傳

王懿既以字行自當特標爲王仲德傳而附著其名今仍編其題曰王懿傳殊失眼目　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並以字稱宜置於傳首　北土重同姓以下數語毫無關照可刪　值元嘉見輔國將軍張暢以下一段忽稱元德

忽敘仲德辭意雜沓殊不了了　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此不成語　張邵傳稽之若邇近不幸誰可代之數語無根詞亦重沓　張暢傳暢與李孝伯城上對語極有情景之事而敘法不佳語亦猥瑣可厭　張敷張暢傳昔人疑非約書蓋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爲虜今帝稱帝號魏稱魏主故知非約書也予攷敷暢傳筆法與約他傳不類且敷暢已附於四十六卷之張邵傳而暢再見於五十九卷敷再見於六十一卷一人兩傳休文必不複謬至此觀五十九卷之張暢傳世祖仍稱廟號疏救仍稱索虜

並與約他傳史法同則四十六卷之敷暢傳其非約書明矣

劉懷肅傳

劉懷肅傳內附劉貞道乃楊難當侵寇一段插敘裴方明詔語兼及姜檀姜道盛未免顧賓失主使閱者眩然幾不知為誰氏之傳此眛於史家正敘帶敘之法也　劉敬宣傳周祗諫伐劉毅排列三疑詞繁意弱且何與敬宣事

朱齡石傳

朱齡石傳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云云文義牽強

難讀　敘平蜀一段次第眉目頗不了了　毛修之傳末有朱修之時有兩修之閱者難辨宜著姓以別之　朱齡石等四人並以附庸合傳毛修之踪跡大似李陵而敘次筆力不稱

孫處傳

贊語瑣瑣不成語引詩無首不酬更無謂

宗室傳

道憐傳載元嘉九年詔內止一語及於長沙而列敘多人既與道憐不屬亦與宗室不類似宜刪去　杜德靈惡達

變幸之爲之賦詩乘流遵歸渚篇是也此非史傳體　道規傳無忌欲攻羽儀所在一段措句雜瑣不堪　太祖詔譬義慶云云至以此言之益無儷偶脈可止鄭僕射亡後以下可刪　道規傳頗傷於繁不如南史之簡老　鮑照劉宋名士當特爲立傳不宜附於宗室傳末　河清頌仿佛封禪書與引之遺然非照文之至者且因義慶好文學而載此頌亦殊不倫

庾悅傳

庾悅傳止載劉毅報怨一事中閒載毅一表文勢寬衍與

廣義參贅

張茂度傳

庾炳之傳何尚之劾奏炳之數疏件舉瑣細事祇見其繁

瑣無旅也

範蔡傳

臧燾徐廣傳隆並以經術合傳　徐廣傳載廣答謝晦數

語實以文飾掩其愷痛

謝瞻傳

孔琳之以奏議見長與謝瞻連傳頗不類　贊語亦若其

繁

蔡廓傳

蔡興宗傳事跡頗繁而敘次亦甚不明淨

王惠傳

謝宏微傳載謝混鑒賞宏微亦史家拓展之一法頗亦病其太繁其奬勸靈運等詩可以删去　沙門慧琳譏宏微一段亦瑣事止證不啖魚肉一語耳可删

殷淳傳

殷淳傳淳無甚事跡可紀本毋庸立傳傳中敘淳處甚少

兼敘淳祖父子弟亦失賓主之法似不如以淳父殷穆爲傳主而以淳兄弟附之猶爲合體　張暢傳與四十六卷大同小異而措詞雜瑣總致正自相懸如江夏王義恭譏彙彭城一段內載世祖詔義恭曰云云祇覺句繁而意少四十六卷傳內只用一語了之云歲長史言不可違也自覺明捷　暢與李孝伯城上對語一段四十六卷中敘法特少神致此稍拙張李問答猥瑣不堪直如鄉里小兒鬭口眞不可寫日也

羊欣傳

張敷傳與四十六卷中小有異同無甚高下祇於傳中增顏延之罷戊度一段耳然亦覺贅　王微以書牘見長六朝文詞高手羊欣張敷遠傳未免不倫

王華傳

王華傳華隨釋曇永逃竄一段不可爲云奴子息鼻行不及我辭繁而澀當云奴何怠也一語可了　帶敘孔甯子一段亦史家附傳之一法然筆力不稱　王曇首傳太祖入奉大統一段龍見西方及黃龍負舟等語殊覺繁贅　沈非宋臣諸同高祖名者並可不諱乃多諱而改之或仍

舊史邪殷景仁傳景仁父道裕復不諱何互自異也　劉
湛謀殺景仁一段以爲太祖雖知嘗有以終不能傷等語
可删收湛之日此語亦殊牽横　敘景仁情理兼錯一段
語亦穉率

鄭鮮之傳

鄭鮮之傳滕羨議引喻失倫理解亦劣且無關邦國大事
可以不載　劉毅携捕一段前後俱無關照　何承天傳
承天以議論見長安邊四策詞理宏辨頗中窾竅宜標之
以爲一傳要領而以他議附之

吉翰傳

杜驥小人觀其譖殺姚聳大事殊可恨不宜列之吉翰諸人傳中

謝靈運傳

瑍何得生靈運晉書本作瑍何得不生靈運删去一不字便非語氣　靈運以山水文章為業傳亦畧稱但靈運文字以撰征山居二賦生色傳於賦之前後少提挈貫綴之筆不如班馬之載楊馬賦敘述有法也　撰征賦勁練可敵北征賦山居賦清壯深雅兼張左之長惜多佚文不全

沈於靈運時代爲近而錄載其賦已多遺落可歎也　自以名輩應參時政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此等語數見爲複宜節删之

武二王傳

義康傳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語迂而復可厭　會稽長公主一段事極有情而敘法不善　義宣傳其不識大體如此語亦釋弱可笑　臧質不必別立傳附於義宣傳足矣　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可以不載

劉湛傳

劉湛傳爲人剛嚴用法爲人二字可删　湛負其志氣二云云此段上下正敘湛之外出不平中間入此數語氣脈頓爲隔斷　湛黨劉敬文一段無端插入甚無照會數語無幾亦不成語　無復人臣之禮此語亦不明　范曄傳敘曄謀反情跡固極詳密亦傷煩碎　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南史添二句云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極有意致　孔熙先獄中書無關情事可以不錄曄與謝綜赴市就刑一段載許多問答語彌繁而神愈少撰和香方一段殊無意緒可删　曄撰述後漢書實一

傳要事宜特敘於傳末而以獄中與甥姪書附之則得記
述之體矣
袁淑傳
淑與徐湛之江湛同死元凶之難傳宜並列一卷
文九王傳
文帝十九男殤傳九男其餘或立爲帝或別有傳最宜於
傳首摘敘明晰
顏延之傳
妹殯京兆劉憲之此句殊令人甚失倫體　徐羨之等疑延

之爲同異此句亦不明　發屈原文當截蘭薰而摧以下錄之　論者多不知云此句不可解宋書作多不與之謂之顔彪　五君詠祇以寫延之失職怨憤之意但載詠阮咸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二語更爲簡當其餘可省

庭誥稍辨述之體頗非延之所長可以不載延之以文詞著宜截其與噉者耳

王僧達傳

王僧達傳性好鷹犬性好游獵二語複而可厭僧達曰近在夜此語亦禿澀少神　啓求徐州及辭職表文繁義淺

但宜節錄可也　顧竣傳鑄錢議列載羣議宜有翦裁

朱修之傳

宗慤豪武之士與朱修之王元謨頗不類宜別著之　王元謨傳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此段迂怪可刪臂上金猪得非金印之徵邪稚弱不似史傳語　孝武狎侮羣臣一段詞亦蕪穢不雅　元謨性嚴又云元謨性嚴剋少恩語亦複

柳元景傳

柳元景宜立特傳　安都曰誓此處逕接合戰方有勢興

言是也二語可删　沈慶之傳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

二語連出稚嫩不堪

孝武十四王傳

豫章王子尚傳上甚留心有廢帝風等句俱不成語　宣

貴妃卒上痛愛不已爲之擬李夫人賦此宜附入后妃傳

不宜特敘入諸子傳中東平王子嗣所生母謝上表亦仿

此旨彼宜各從其類也　十四子中祇豫章王子尚年及

十六其餘或十歲或七八歲或四五歲短祚凶折絕無行

事可紀似亦不必立傳祇宜附之后妃傳末畧紀生年封

爵而已

劉秀之傳

顧覬之傳覬之定命論詞意無拙可以不錄秖宜節錄其大旨而已

宗越傳

宗越傳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五年徒云云此語兩見宜删其一專附之宗越傳　吳喜傳末借詔書體暑罪狀甚有筆法但詔語亦太冗蕪少裁削耳

謝莊傳

謝莊傳太祖謂殷景仁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此不類史傳中語祇是小說家言耳　莊上世祖啓文既平平亦無關于典故可省　王景文傳邪邪平文哉草靡風必偃等語俳優之談不足溷史冊　南史載王景文少時風姿特詳宋書悉畧之　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南史作以景文之名名明帝較明白

殷孝祖傳

殷孝祖傳殷統軍可謂死矣此不成語　劉勔傳百姓感

悦〈鹹〉曰來〈蕪〉此文靡之詞不足爲史　事在攷傳凡兩見亦不成體格　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一段此何關勔平生行事徒費文墨自晉以下諸史傳凡遇山水遊玩等事不厭娓娓道之皆非史體此亦一時習尚也

蕭惠開傳

蕭惠開傳惠開爲父起四寺史以爲至孝不經可笑

薛安都傳

崔道因人微事少不足立傳附之薛安都傳足矣

袁粲傳

袁粲傳不如南史之詳至激昂有情　時愍孫在坐流涕起出語意甚不明晰使人讀之不知其所謂　入關齋食魚肉免官此事依史法一語可括何記載之煩絮也　坐納山陰民丁彖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此句亦欠簡明緣不知練句法　石城謠云可憐石頭城寧作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詠粲死難事也宜採入本傳

孝義傳

潘綜傳內王韶之四言詩可以不錄

良吏傳

阮長之傳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云云按此當作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按此正言長之解綬之早俾秩祿歸於後人以見長之之廉也當依南史作前一日解印綬　南史阮長之傳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若見惜宋書畧之　徐豁傳南史附徐廣傳後

隱逸傳

戴顒傳內載鑄佛像事鄙俚可笑大減隱士風度　阮萬

齡屢爲顯官輒見黜免行事亦不足記編入隱逸傳大非其倫　陶淵明沖和高雅守道知命漢魏以來罕有其匹又以先世晉代宰輔耻屈劉宋抗節厲行更非尋常隱士可及宜特爲立傳沈氏編之隱逸傳中實同泛置此史之無識者也　淵明桃花源記不可不載　沈道虔傳推宅立寺請像事佛事可刪　朱百年傳孔覬以臥具覆百年引其去體謂覬曰緜定奇溫因流涕悲痛此段事詞並俚大非隱士高尚之體宜刪之

恩倖傳

于大寶以下四人事迹甚少亦與恩傳不類宜以附傳之
法載之不足為立特傳

索虜傳

索虜分寇司青二州毛德祖竺夔拒守甚力此處兩邊分
敘須緒清而筆省傳見者瞭如指掌方妙沈傳未之見也

毛德祖於索虜傳附傳甚好但亦敘次太繁實侵正傳
之位　赫連佛佛殺韋元事實與踮跋毫不相涉亦附于
索虜傳無謂　宋太祖詩亦可畧詔語亦不必載之索虜
傳中殊失賓主之法

鮮卑吐谷渾傳

虜是畜生數語詞甚俚易

夷蠻傳

南夷林邑國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此句鄙陋　夷蠻諸表並以崇奉三寶爲言所引用皆佛家典要甚矣佛法之漸四夷也　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以下並盛論佛道宗旨此佛法記耳殊非夷蠻諸傳正體俱可删去　慧琳均善論刱爲黑白二先生問答文義甚卑其於儒釋門戶理致亦粗

二凶傳

二凶傳次宜在索虜之前　自前代以來云云文義舛脊殊不可讀　體元居正此成何語乃率意竄入邪　王鸚鵡陳天與巫蠱等事敘次甚爲煩亂

讀史糾謬卷六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七

滋陽牛運震撰

南齊書

高帝本紀

小諱當從南史作小字　世系不必逐代詳記但溯其本始所出及其近代高曾以下可矣後漢書記光武世系者以光武爲漢中興之主故溯其爲劉氏嫡派另當別論也

何輕敵之甚眞不成語　諱理氏直按此處當稱名因諱其名遂稱諱乃不成文理矣禮臨文不諱正爲此也當

稱某可耳他放此　南史宅南有一桑樹云云南齊書畧之非是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云云南史詳載南齊亦畧之　蕭諱當爲天子不如南史云帝當爲天子　秦時有太后穰侯云云按此可省　南史載蒼梧王畫高帝腹爲的而射之一段確不可省南齊不載豈以爲高帝諱邪

高帝未受禪之前似不宜提行編年　王蘊袁粲劉秉等事行應載入各人本傳不應附載本紀此非本紀體也依南史削之爲是　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云云按此臚列禁物十七條瑣瑣似會典冊子非史體

在南史云云又上表禁人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一語括之
爲是　封齊公策文辭冗繁其開端總冒一段尤可厭南
史削去總冒自朕以不造開端極有見他處俱有裁節稍
勝原文　禪位詔并策命及璽書爲三南史止載伊太古
初陳一詔且於中間有裁節字句　陳文建陳符命一段
無謂可省　史臣案太一宮占推算漢高帝以來禪代事
義旣悠誕文亦鄙拙且於本紀中間硬列史臣論斷大非
體制極可删去　即位告天策舊史未有不稱名者今仍
用皇帝臣諱云云不合體制可笑　宋帝陟鑾乾序圭以

命於諱十四字南史削去甚是　高帝之據大位擁神器
亦猶何盜竊之爲總論引孫卿言以爲聖人之有天下受
之也非取之也而妄稱其至公無心應而不爲眞覥顏無
恥之言也子顯齊人安得不云爾乎

武帝本紀

小諱龍兒又云故字上焉不如南史總括一筆云故小字
爲龍兒爲簡妙　南史載永明二年冬十二月魏人來聘
又永明七年秋九月魏人來聘冬十一月平南參軍顏幼
明聘于魏此南北交通大關目而南齊並畧之何也　劉

史之職南齊多以内大臣領之雖亦外官要職尚非班爵官人之大者南齊書詳載之而南史則畧而不載南史本紀文省而事多南齊本紀文繁而事少大率類此　南史載八年六月大雷雨黄光大風等災異秋七月詔以陰陽舛和云云此爲有本矣南齊畧災異不載而止載其詔則不知詔書何所指矣　蕭齊出自蕭何又以望之爲先祖之次本無的據南史辨之已詳

鬱林王本紀

總敘鬱林王失德已爆其兄然猶勝於南史

海陵王本紀

敘海陵王見廢被弒本末究竟不明　總論其卑鄙至以一歲三號爲喪亂之軌迹更誕而不經漢唐中葉每以一帝而年號屢易豈盡亡國者邪

明帝本紀

公事混撓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云云此事瑣瑣不足紀

東昏侯本紀

南史載永元元年秋七月淮水變赤如血此災異也南齊書之三年秋七月龍闘於建康淮激水亦不書　紀東昏

失德處南史詳南齊稍畧然亦有不可畧者如臨明帝喪

嘗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而哭謂宦者曰此謂

禿秋啼來乎又鑿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

步生蓮花也又行圍射殺老道人剖孕婦腹視男女此皆

其淫昏肆虐之大者悉不容不載　總論推闡豈之名亦

天意也文義甚鄙

和帝本紀

和帝之覊梁武之弑也子顯齊人而仕於梁不得不諱言

之

禮志

禮志敘次自成條理然猶嫌其不簡括

天文志

總序引文孝建陳天文奏一段與上下文義不粘屬且所徵皆宋代事何涉南齊也　流星自下而升名曰飛星此句可省　史臣案春秋緯云云史臣二字可省　衆說不同未詳孰是推亂亡之運此其必天狗乎此處文義未完且未以人事占驗決之亦無繇知其爲天狗也　天文星度分野之詳前史已備載之不必重述但記日月星氣之

變卽備一代彖辭昔人譏其但紀災祥亦已甚之辭矣

州郡志

州郡志皃存郡縣名目大概疆域沿革邑里物產均闕如也豈特戶口不詳而已　臨淮以下十二郡郡無貢土高平以下五郡並重書注云右荒南上洛以下二十一郡左義陽郡以下十二郡注云沒虜安農郡以下四十五郡並注云荒永昌郡益寧郡並有名無民注云空荒不立按州郡志所以覈輿地之實也自東晉劉宋以來江左僑安州郡多僑置空立史官紀載自宜考其本真不得因仍假借

今載其郡而郡無實土考其地而民無實戶或云已沒還虜或曰空荒不立何以爲完志傳史也草率殘缺莫此爲甚讀史至此爲之廢卷而歎　按州郡志小注眞陽上蔡等縣皆云戶口簿無則知原志本有戶口可考而于顯特略之耳

百官志

國相非官名也亦不列官不必著　紀官制條文款式不及前後兩漢書多矣

輿服志

史臣曰黼黻之設經緯爲用二云云按志中夾論斷本非史
體而此段議論尤迂鄙

祥瑞志

祥瑞志猶宋書之符瑞志魏書之靈徵志也雜引圖讖歌
謠以爲受命符應鄙誕極矣後世史志創立此等篇目以
溷史體無稽不經眞可笑也　天子何在草中宿此晉時
謠也解爲宿肅也草中肅以爲蕭字之讖牽謬不通　蕭
侃云蕭角姓也又解合音之于以爲八音之器有蕭管本
屬無稽之談即八音之器有簫管與蕭姓何涉況何禎王

隱解合音之于昔以爲魏氏本與蕭齊無當也史臣既知其無據何不刪去而猶存之　崔靈運夢天帝謂已曰云云此段尤爲鄙俚　世祖宋元嘉十七年以下三段吹灰火然空中鳧應船至水長大抵皆好事附會之辭不足以傳信史冊　青龍白象白虎等瑞果有眞跡顯驗止可載之本紀中不必彙列以爲祥瑞志也　史臣曰詔云升中於天云云按此段可謂有識之言然既知其非又藏而存之何也　白魚白雀白烏白鼠白兔以及連理木紫芝之等類其爲祥也幾何矣俱可刪去　銅鐘玉璽五尺刀大錢

等類爲祥爲異皆不可知亦瑣瑣不足記也　齊興太守劉元寶於塹中獲錢南史以爲三十七萬南齊以爲百萬紀載互異　白雉白麞亦白雀白烏之類也白珠靈石刻作佛像更鄙瑣不足錄

皇后列傳

魏司徒陳矯後句禿澀不如南史魏司徒矯之後也　庶生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此可省　恨非是男句亦禿澀　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當作吳郡婦人韓蘭英

文惠太子列傳

心存嫡嗣語稱嫩之極　時襄陽有盜發古冢者云云按此段與上下無關涉可刪省　南史載文惠太子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南齊皆畧之　太子與王儉張緒竟陵王子良臨川王暎論曲禮孝經周易諸經義問答往復幾千餘言然究無甚精義似不必詳悉備載依南史括舉之爲是　文惠太子爾雅好學而失德極多殆非賢儲令嗣也不必特爲立傳依南史編入宗室諸王傳內可也

豫章文獻王列傳

豫章齊賢王自可特立傳但篇中表箋書奏之詞亦太冗繁如南史所裁削則庶幾得之矣　總論周公以來未知所匹也按豫章雖賢安得比於周公溢美之須亦褒非所褒矣

褚淵王儉列傳

惟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句未明白　載高帝與淵及袁粲來往書答可刪　褚淵歸心於齊而不忠於宋其仕宋事跡可從省畧　袁粲懷貳云云按袁粲忠節褚淵委蛇

品地相去遠甚今云袁粲懷貳此枉詞也　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人何得爲輕薄子語殊乖謬　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此當時百姓語也傳亦不載　褚淵傳不如南史遠甚　事驗甚多過於澄矣按傳以褚澄善醫而附徐嗣乃以嗣術過於澄與嗣而抑澄似失附傳之旨　王儉傳亦不如南史　南史記王儉薨年四十八南齊云三十八　總論論袁粲褚淵之事謂主位雖改臣任如初又云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貞逆人倫悖大義之言有此等肺腸而猶敢操一代史柄邪

柳世隆張瓌列傳

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南史作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語意較勝　南史載孔道存斬貌似世隆者送首示其母妻事南齊書之按此段情節似不可少　攸之大怒云云按此段敘次繁衍不如南史簡明善卜別龜甲及題州齋壁一段又不如南史之詳至　柳世隆以孤軍抗沈攸之全師有功於齊張瓌拒王敬則而一聞鼓聲軍士散走瓌亦逃匿民間功業成敗正相反似不得同列一傳

垣崇祖張敬兒列傳

此眞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按此數語頗失之繁不如南史此眞吾君也一語爲簡至　紀崇祖立堰壍肥水破魏軍事不如南史簡明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云云亦不如南史載二語已盡　沈攸之與齊高帝問答書不關敬兒事似不必載於本傳

王敬則陳顯達列傳

景和使敬則跳刀當依南史作宋前廢帝　紀敬則迎順帝出宮事不如南史詳至餘則不如南史簡也　南史有敬則與阮陽吏鬬一段極有神味不可畧　君行不淨心

那得惡人題此敬則子仲雄懊儂曲也南史載之南齊書之非是　戴少日而敗南史作凡十日而敗　當世快牛云云按此瑣細不足錄　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此句贅添無謂

劉懷珍李安民王元載列傳

元載有從兄子瞻及弟元邈並列一傳但傳以元載爲標目乃畧元載而詳元邈似失賓主之法王氏兄弟等俱著於傳李安民有子元履見南史子顯顧畧而不載何也

崔祖思劉善明蘇侃垣榮祖列傳

祖思啟陳政事數條載之宜有省節　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南史作使君若清盪此坐則是竟朝重去四凶較勝　南史載善明累爲州郡頗黷財賄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淸節方峻及哭崔祖思得病皆大節目不可畧者南齊並不載　榮祖善彈云云按載榮祖按藝位置似非其所

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列傳

呂安國周山圖等皆勇力敢戰之士故同傳然敘載不如南史

薛淵戴僧靜桓康焦度曹虎列傳

南史載度於大衆中欲自陳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此段紀載極有生趣南齊載欲就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云云紀敘少生動反覺含昧不明　度見朝廷貴戚說郢城事宣露如初句不如南史之明晰然此事極可不載　本名虎頭世祖以虎頭名鄙敕改之此宜連爲一段分載前後兩處便失其義　桓康傳一頭貶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語太粗鄙

江謐荀伯玉列傳

褚炫傳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此二語可省

王僧虔張緒列傳

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宏曰此兒終當爲長者按南史載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然則採蠟燭珠爲鳳凰乃僧綽非僧虔也故王宏謂僧綽當以名義見美而僧虔終當爲公如南齊所載則王宏之稱爲失所謂矣　高平檀珪與僧虔問答書可以不載　僧虔能辨

古冢中科斗書以爲周官考工記所闕文應載於本傳南史詳之南齊畧之　案建元初中詔序朝臣以下可刪省

張緒風流跌宕之士本傳未盡其致

虞玩之劉休沈沖庾杲之王諶列傳

詆黑斜銳葵斷以芒接之按此特寫屐敝耳似不必爲此煩細　玩之告退表不必悉載　或戲之曰云云詼瑣語可刪　南史載杲之辨對二則頗有意致南齊畧之

高祖十二王列傳

工左右書左右射甞撮云工左右書射　當時論者以世

祖優於魏文減於漢明二語可刪　武陵王曄名其山曰首陽蓋怨望也南史載曄稱其山於武帝前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較南齊爲勝　南史載始興王鑑江夏王鋒宜都王鏗並詳悉有事跡可觀南齊並從畧

謝超宗劉祥列傳

南史載超宗悖妄語殊多南齊畧之　劉祥連珠十五首可不必全載祥以此致罪錄其致罪之詞可矣　南史載超宗語云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南齊以爲劉祥語

蕭景先蕭赤斧列傳

景先遺言及蕭穎冑檄文並可從括省　蕭赤斧事跡少

蕭穎冑事跡頗著當以穎冑爲主而赤斧附之

劉瓛陸澄列傳

南史載瓛讀管寧傳一段南齊畧之　年四十餘未有婚

對對字可省　瓛廬墓卻鴝鵒鳥事似不可畧　所著各

文集皆是禮義按文皆是禮義四字爲贅南史削之爲是

澄自理不糾沈憲表本多乖謬宜依南史括載爲是

澄與王儉論孝經不宜列在帝典往復數百言亦應有裁

省

武十七王列傳

竟陵王子良前後諸陳奏及諫射雉疏南史並撮其大旨不全載　世祖不豫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戸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此段極鄙誕不足錄　雖無文采多是勸戒直不成語　南史載監利侯同弟貴有文才能書畫似不可畧　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云云可刪只如南史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一語足矣　子響傳不如南史簡明

武十七王併魚復侯爲十八嘗改爲武諸子傳　竟陵

王雖不及豫章而愛才悅古陳忠納誨要是齊室賢王宜特爲立傳

張融周顒列傳

張融海賦自序以爲木生之作君自君矣顧凱之以爲實超元虛以今觀之實不及也且未免有沿襲元虛處　顧凱之嘗依南史爲顧覬之蓋凱之晉人奕世隔懸必不相及也　智林道人與顒書可以不載

江斆何昌寓謝瀹王思遠列傳

南史載紀僧眞謂江斆乞士大夫斆命左右移床僧眞喪

氣而退此數風格之大者不可省　何昌寓與司空褚淵問答二書可省　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帝云云雖然二字橫插不倫宜删去　南史載都小使渚季珪之常曰云云極有晉書風致確不可少

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安陸昭王緬列傳

崔慶遠與魏主元宏問答往復數百言繁文冗辭紛飾支蔓殊可厭且載中豐城公遙昌傳中亦與遙昌不相附涉誠不知子顯何所取而備錄之也　南史載衡陽王子鈞居喪盡禮清率好學常寫小箱好五經遊孔珪家園林張

融謂其飄飄有　雲氣南齊並畧之　南史載遥欣事亦
詳至明帝便殿密宴一段尤悽惻動人南齊亦畧而載
此卷載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及始安王遥光曲
江公遥欣豐城公遥昌併安陸昭王緬而標題祇以衡陽
始安安陸三王實與目倒不相準宜照南史標題爲是

王秀之王慈蔡約陸慧曉蕭惠基列傳

南史載廬江河黙常稱慧曉云云又慧曉與張融並宅其
閒有池云云二段並有風致南齊不載　當時能棊人瑯
邪王抗第一品云云此段因蕭惠基掌品但棊事而及之

須將惠基善奕棊提掇此處則次序貫穿合紀載之體矣

王融謝朓列傳

僧達答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此語橫入無謂可刪　融少而神明警惠惠當作慧神明二字可省　融好功名因此上疏因此二字可省　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云云按此處記序爲繁只可云因問在北聞主客作曲水詩序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足矣　融問魏使獻馬一段詞過於文殊嫌冗腐所謂文勝則史者邪竊恐文勝且不成史矣　且日且信誓駉駉之牧等

句眞不成語　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南史云及爲
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甯寂寂鄧禹笑人似勝　南史載
融對沈昭畧數語亦可錄　朓之禍江祏搆之也南史載
祏與朓結怨之由甚詳似不可畧　南史載朓臨終謂門
賓數語及朓好獎人才一段均不可少　徐孝嗣江祏等
請誅朓啓多誣搆之詞似可不錄

王奐張沖列傳

奐讓甯蠻校尉表可以不錄

裴叔業崔慧景張欣泰列傳

單馬至蝌浦爲漁父所斬按南史漁父太叔榮之也故爲
慧景門人此等處似不可畧　欣泰死時年四十六南史
以爲三十六

文學列傳

類傳皆有總序南齊文學諸傳皆無之似應將總論移前
爲是　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閤霜深高殿寒
帝摘句嗟賞按此當云靈鞠獻挽歌詩三首帝摘誦其句
云雲橫廣階云云嗟賞久之　此言逆儉此句可省　檀
超上表立史書條例詔左僕射王儉議按儉議可括省不

必全錄如南史所載多爲左僕射王儉所不同一語足矣

南史檀超傳載吳邁遠好爲篇章一段不可畧　卞彬傳四貴輔政四貴無指實徙成籠統語依南史指出名字爲是　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語未明晰欠生動　南史載彬常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詠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爲枯魚賦以喻意南齊載彬之詠詩誰謂宋遠云云太祖聞之不加罪也與南史異竊意南史爲實如彬非以詠詩得罪而見廢則枯魚賦何爲作乎　南史卞彬傳

附高爽邱臣原傳附孔廣孔逭虞通之虞和等南齊竝不載　崔慰祖傳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眞不成語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語亦穉拙且賣宅瑣事不二價末節亦非文學傳所重也　宜其書矣不成語南史減二字作宜書

良政列傳

良政傳宜依前史改爲循吏傳　傳琰父子竝著奇績其子事績不傳亦一闕漏　南史傳琰傳附邱寂之亦有循績南齊不載　物議共欺爲第三品此句不明晰　帝尤

好食逐吏一段與虞愿無涉可不載　虞愿之清一至於此當依南史作虞君

高逸列傳

高逸傳應改爲隱逸傳　顧歡夷夏論及與袁粲辨論往復皆闡演釋老之理無關正道且文詞亦蕪漫著之高逸傳中適見爲醜耳　孟景翼正一論及與周顒辯難之文更無涉歡事益不足存也　南史臧榮緒傳附趙僧巖蔡薈南齊不載　何求傳非吾所議句不明　沈驎士作巧傷乎及鄰人認屐事並見南史南齊並畧　沈驎士傳不

如南史所載之詳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云云按釋老之優劣極可不辨顧歡之論史臣之斷皆不足深論可也

孝義列傳

類傳之次孝義宜列其首南齊先文學而後孝義所謂重文藝而輕至行矣此倒置之甚者也　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義與蔣儁之妻黃氏以下諸人皆列女之節義者也宜附於傳末　晉明不以霞縠貝色句不明　鄉里呼爲人師亦不明　類載孝義無次序亦無懇切沉痛之致

幸臣列傳

茹法亮呂文顯傳南史較詳　茹法珍亦佞倖臣也宜依南史入幸臣傳

魏虜列傳

南北之際北目南爲島夷南目北爲索虜史臣各黨其國交斥其醜詬詆紛起攻刺相尋誠不足深論均應删去俾南北史分峙而行不相屬犯可也

讀史糾謬卷七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八

溢陽牛運震撰

梁書

武帝本紀

齊梁同出漢酇侯何自淮陰令整而分富依南史自淮陰令以下敘其系别不必溯敘遠祖世代也况齊梁祖酇侯本無的據乎　王天獸本王天虎避唐諱也南史作天武膀改獸字　乃斬天獸送首山陽按南史載勸斬天武柳忱之謀也借天武首以誘劉山陽耳梁書不載忱謀本末

但云顓胄大懼乃斬天猷送首山陽令人莫解其所謂紀載殊爲不善　猷牙即虎牙也諱虎爲猷總不成文　武帝朱雀捷後下令大赦又令除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又令檢諸諍訟失理及臨陣致命收恤遺孤又令減損浮費梁書並載全文南史並括舉之封梁公詔及加九錫策並可括省今臚敘累牘一則曰此又公之功也再則曰此又公之功也眞成晉宋以來策勳陋套況其爲虛美濫譽乎
府僚勸進二節詞更繁冗南史止載其一禪位詔及璽書南史並不錄止載其壬戌策　告天策皇帝臣諱當作皇

帝臣衍　文皇子諱為晉安郡王當作皇子綱　天監七年九月丁亥詔雖兕有刑姜宜致貶按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非謂雖兕也宣王乃田齊非姜齊詔語謬誤不檢如此　詔語極有可削者但當撮其大旨耳　總序一段詞過冗繁亦多夸張失實武帝創業於篡而殲身於逆尚不足為中主乃推其恭儉莊敬藝能博學以為古昔帝王人君所罕有不亦過甚矣乎　武帝廣建佛寺推闡釋典同泰講經聽者萬衆此其失德之甚者而史官稱之以為盛事真不可解　生知淳孝文思欽明凡此皆溢美

之稱徒見其虛而無當也

簡文帝本紀

大寶元年詔軒冕之華儻來之一物真鄙俚不成語而史氏猶錄之　侯景逼太宗幸西州按此文當作逼帝廢太宗爲晉安王當作廢帝　南史載百濟國遣使朝貢見城寺荒蕪哭於闕下梁書畧之　南史於南帝紀中帶紀北魏事極有見如大寶元年五月丙辰東魏靜帝遜位於齊二年三月庚戌魏文帝崩是也梁書並畧之　南史載侯景矯爲帝詔禪位於豫章王使帝寫之帝書至先帝念神

器之重思社稷之固云云嗚咽不能自止此段情節似不可少

元帝本紀

王僧辯獲橋三十子共席以獻按此細事不足錄　大寶元年二年三年世祖猶稱太淸按此三年元帝尚未即位似不必跳行另提當依南史爲是　王僧辯勸進諸表可省畧　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此數語病其太簡　高祖嘗問曰孫策昔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按此段語句欠老且不必載

曰吾嘗夢主上云云革從之按革從之當作江革從之緣
此處有賀革江革二革故也

敬皇帝本紀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云云按此當連史臣曰為一篇
如史記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之例侍中鄭國公稱謂亦
非史體

后妃列傳

太祖獻皇后高祖德皇后稱謂殊不協不如南史稱文獻
張皇后武德郗皇后為是餘可推　光彩非常非世中所

有按非世中所有句可省去　后鶩覘謂侍者曰汝見不
按此可省當云后鶩問侍者皆曰不見可矣　謝對又脫
略此句可删省　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人此
事甚誕似不必記　有司議尊貴嬪一段記識過繁應從
南史節錄　奉佛教一段亦有記敘太詳之病　丁貴嬪
阮脩容皆高祖妃也不應編於簡文王皇后之後宜照南
史列次爲是

昭明太子哀太子愍懷太子列傳

昭明太子梁賢儲也又有文章之鑒宜自爲一傳　太子

亦崇信三寶云云按此正太子迎合武帝悖道失德之舉可略　始興王憺薨太子命僕射劉孝綽議禮一段按孝綽原議可省止載太子令則孝綽之議即在其中矣　王筠哀冊文可不必載　陳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云云按此處引孟子迂遠而不切

王茂曹景宗柳慶遠列傳

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按此處語句頗繁當云爲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傳稱茂潔白美容儀後段又

云姿表瓌麗須眉如畫二處可省其一　南史王茂字休
連一字茂先梁書作字休遠不載字茂先　茂私於張宏
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按此處記載不明恐高
祖以爲不然亦不成語　南史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
云云梁書畧之按此段似不可少　人皆懼中馬足此句
拙澀欠明恐　景宗謂所親云云按此段述景宗語太繁
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更鄙俚不成語　弄人婦女奪人財
貨不類史家語　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語不可解南史
載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較簡明

鄉衣錦還鄉句鄙俚之極　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云云記夢鄙談甚不足載

蕭穎達夏侯詳等列傳

任昉劾穎達奏可節錄不必全載　穎冑穎達兄弟齊名傳詳於穎冑而穎達獨畧以穎冑事跡功名爲著也然則何不以穎冑標目立傳而附穎達邪

張宏策庾域等列傳

宏策與高祖星下論時事一段國家故當無恙請言其兆等語殊傷煩碎　南史載宏策遇害帝哭之慟曰痛哉衛

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此節不可少〔二〕南史稱庾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爲郢州辟爲主簿歎美其才曰荊南杞梓其在斯乎此段不可刪域孝養致雙鶴事亦可備傳中點綴梁書均不載〔〕御史中丞宗史南史作宗夬〔〕南史載呂僧珍拜南兗州刺史指客位謂人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呂僧珍床此語極有意味不可刪　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不如南史云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一語爲老

柳惔席闓文韋叡等列傳

柳惔傳較南史太畧　韋叡功業非柳惔席闓文所及宜自爲一傳

范雲沈約列傳

今日就戮甘心如薺此不成語　雲對白烏一段感應之理一至此乎二句可省　沈約勸高祖稱尊號一段語繁而意支甚欠爽練　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俱稱字亦非史體　郊居賦雖工雅非約傳所重可以不錄

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南史刪此二句

極是

江淹任昉列傳

昉仕齊明帝具表章及奉高祖牋俱可不錄　劉孝標絕交論本爲昉舊交作然止可附其事而不必載其文以任傳載劉文實非史體也

謝朓列傳

高祖表請朓及何允表可不錄　高祖賜謝覽詩鄙庸不足錄

王亮張稷王瑩列傳

王亮傳載任昉劾范縝纂王亮奏章甚繁而無謂不如南史云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二語括之爲是

謝超宗與瑩交惡超宗聞瑩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云云按南史載超宗聞瑩父子事較此爲詳

王珍國馬仙琕等列傳

馬仙琕守豫州高祖遣其族叔懷遠往說之仙琕欲斬懷遠軍中爲請乃免建康成陷仙琕舉哀告衆悉遣城中兵出獨與壯士數十守城此皆仙琕忠齊大節南史備載之梁書不錄殊恨闕畧 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

二義士此句有氣色梁書無之不如南史載此爲備詳張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按此只可以齊不知書一語了之

張惠紹馮道根等列傳

南史載馮道根郡召爲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梁書畧之

宗史劉坦樂藹列傳

宗史當依南史作宗夬觀夬字明敗可見蓋夬即抉敗之義也　贊語此三人者楚之鎮也此三人謂宗史劉坦樂藹也然文無所掌指欠明顯

王瞻王志王峻等列傳

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文義殊欠明晰此無筆也　自王瞻至王份六人皆瑯邪王氏也當截爲諸王列傳又雜張充以下數人何也　張充柳惲江倩三人可入文學傳

太祖五王列傳

南史載臨川王宏駭弱不武棄軍於魏奢淫無度恣意聚斂又與永興公主同謀弑逆種種不道梁書都不一載反稱其孝謹寬和難乎其爲信史矣　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師而罕有發覺三句可删　鄱陽王恢請慧龍治眼一段

空中忽見聖僧一語荒誕可笑

蕭景列傳

蕭監州符火爛汝手何敢留之不如南史云蕭監州符如火較明白　南史載蕭昂鞭武寧山中女子事似不可略

周捨徐勉列傳

南史載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梁書不載此語　勉該洽百氏皆爲避諱謂勉知百氏之諱忌皆爲避之也然文義不明　勉上修五禮表梁書全載其文南史稍有刪節　一答客喻可以不錄

范岫傳昭等列傳

虞通之貽傳昭詩可以不錄

陸倕到洽明山賓等列傳

倕與任昉友善爲感知己賦以贈之昉亦作賦報之今倕賦不載而載昉賦似非傳體　昭明太子貽明山賓詩本不佳於史例亦不得錄　山賓賣牛而告買主以牛患漏蹄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按激薄停澆四字可省　南史載殷鈞形貌短小爲始興公主所憎每召鈞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因

言武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釣云云此段必不可畧梁書不載　陸襄與陸倕本兄弟行宜以次相連

陸襄本名衰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爲襄武帝乃改爲襄見南史梁書畧之

裴邃夏侯亶韋放列傳

魚宏一貪悖脊靡之士本不足立傳附於夏侯亶傳後更無義理

高祖三王列傳

南史載邵陵王綸躁虐悖慢極逆人道梁書畧而不載豈

以綸之守城拒侯景抗節不屈而故爲諱之邪　綸與元帝書宜從南史節錄　南史載綸屍横江岸飛雪不害亦一異也梁書畧

裴子野顧協等列傳

南史載子野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沾濡父夢見其容云云梁書亦紀子野至孝而畧此一段　沈約撰宋書稱裴松之以後無聞子野更撰爲宋畧二十卷稱淮南太守沈璞以不從義師受戮約徒跣謝之乃兩釋焉此亦史家挾私互攻之一端可備考據南史載之梁書畧

徐摛傳載侯景之亂景舉兵上殿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按此段紀載頗有氣色但凶威遂折四字省之更好

南史載鮑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於江如其夢梁書載泉爲南討都督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後未旬而泉見囚執頃之又夢泉著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俄而復見任其記事不同如此按朱衣行水上未見得免復任之占似宜以南史所載爲是

袁昂列傳

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千里爲字按此段應在傳首　初顗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至是始還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按南史亦載此事而有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等語昂爲從兄制期服答人書可以不錄　昂謝參軍啓亦可不錄獨載其與武帝往還書喻可耳　武帝謂昂爲白頭尚書見南史語亦可錄

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列傳

任昉贈僧孺詩可畧高祖賜張率詩亦可省　南史載武

帝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本末極詳悉梁書畧之按此僧孺大著作也似不容畧　張率舞馬賦非賦之至者亦可不錄　南史載張率有詩二千首虞訥見而詆之率悉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云云梁書不載

劉孝綽傳二載任昉贈詩盡昉爲當時名流故士人得其一言相爲引重第史家自有定論何必沾沾於此錄之徒足爲贅且古史體無此也　孝綽答世祖書可錄謝湘東王啟及謝太子啟皆表箋之戔戔者極不必錄

張緬列傳

南史載張纘輕傲之行數節梁書並畧之

蕭子恪列傳

高祖在文德殿引見蕭子恪兄弟從容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云云按此段極論齊梁禪代本末以自白其心然語氣瑣屑鄙俚不成文理似是當時率意矢口之文未加翦裁者世有通俗之語而可以入史傳者乎且此亦何關子恪事蹟而載之子恪傳邪　高祖語趙叔祖一段更無謂　蕭子範到府牋不足錄　蕭子雲建言改郊廟樂辭其奉勅答勅皆通套常語可不錄　南史載百濟國求子

雲書事極可爲名士增重梁書畧之

孔休源江革列傳

江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乃賜筆覺意詩五百字云云

按此段文義鄙俚之極眞不足以溷史傳　南史載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革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梁書不載

謝舉何敬容列傳

王有養炬謝有覽舉此語已見王筠傳　任昉別舉詩可不錄　謝郁戒何敬容書亦不必錄　餓而侯景難作其

言有徵也按其言有徵也不成語句或可竟刪去　敬容捨宅東爲伽藍一段瑣事不足錄　南史載謝舉對邵陵王裂冠事極有意致梁書不錄　南史載敬容署名大小失體又問容吉姓與邴吉遠近故蕭巡作卦名離合詩以嘲之梁書削其署名問姓二事而猶載蕭巡作卦名離合詩本末遂不相應未免紀事無根

元法僧王神念等列傳

羊侃運稍觀者登樹高祖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因號之爲折樹稍南史載此點染亦有情梁書畧之　楊曰華亦魏

降將但列之王神念羊侃諸人中殊足爲累

司馬褧到溉等列傳

記到溉從僧徒禮誦創立延賢寺事甚瑣瑣　世祖贈到溉詩及高祖賜溉連珠並可省　劉之遴爲劉顯上皇太子求誌銘啓祇可節錄　許懋封禪議固極詳晰亦苦繁衍未經括節　南史載武帝出劉顯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毋乃不可乎梁書竟不載此語

王規王承褚翔蕭介等列傳

王褒劉㲄宗懍雖事梁任職後俱沒入於周別載周書似不得爲梁人也　王褒著㓜訓以誡諸子可以不載其詞

褚翔請沙門爲母祈福一段誕怪不足信　皇太子與劉遵從兄孝儀令甚苦冗費可節刪

梁江子一等列傳

江子一字元貞南史作元亮　江子四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南史載此詔最有意致梁書削去

王僧辯列傳

南史稱僧辯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按此稱僧辯才學器幹必不可少梁書畧之　南史有僧辯討劉敬躬事梁書亦不載　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按南史不載此事或亦可畧　僧辯與鮑泉奉命討荆湘僧辯以部下未集須合乃發與鮑泉反復圖議敘次甚繁沓不如南史紀載簡徑　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惟有死耳此數語欠明晰　南史載僧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時有大星墜賊營又有龍自城出入鸚鵡洲

水中此與後漢書昆陽之戰載星光雲氣之變正同點綴極有光景梁書畧而不書殊減色　僧辯與陳高祖討侯景登壇盟誓係陳高祖爲其父應載其父於陳高祖紀中

僧辯江中遇風浪其再拜告天數語亦慷慨有氣南史載之梁書畧　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云云按此段極可省　王裒祭僧辯母魏太夫人文可不必載　僧辯爲齊所脅立貞陽侯淵明爲梁嗣其擁立本末自應詳記第傳內載齊主與僧辯書及僧辯與貞陽侯往復問答表啟均係繁文冗章無關事情不如一切刪去

孝行列傳

滕曇恭傳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持之儀云云按佛像之見雖異徵何與孝行況正史傳信不宜雜以荒誕小說南北朝以來士人佞佛往往以紀事之史而載引不經如此　庾黔婁嘗糞一段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按易泄痢一語宜敘在先　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按示不違之文義不明　吉翂傳載蔡法度訊問翂乞代父死一段詞繁而意都直是一則讞案不似史體　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云云按

此段語意甚鄙俚眞不可讀　江紑因父患眼侍疾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飮慧水云云徵引佛經牽摭冥事可謂荒誕之極史傳至此亦足駭怪矣　劉霽傳載霽誦觀世音經萬遍因感夢一僧相告眞如佛氏語錄甚溷史體　南史孝義傳別載景仁陶子鏘成景儁李慶緒皆梁時人或居喪盡禮或爲親報讎皆孝行之卓卓者梁書不載似亦闕漏　孝行傳當作孝義傳　烈女節婦梁時豈無一人乃不一錄何也

儒林列傳

伏曼容傳故知平叔有所畏此句可删　南史載曼容與
袁粲善立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絶梁書畧之　范縝傳縝
在劉瓛門下恒芒屩布衣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
無耻愧按此段語繁複聊無耻愧一語不當事情　縝神
滅論義理鄙淺文詞亦復支離極不足載　賀革性至孝
常恨貪禄代耕不及養按此句只可作禄不及養足矣
革所得俸秩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按造寺奉佛何足
爲孝此世俗鄙末之見誠非正史所宜稱也　司馬筠議
慈母喪服誠有關禮制第詞義太繁有可删削處　崔靈

恩傳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按渾蓋二義並行已久言天者各守其是莫能相一靈恩比而同之恐非定論也　崔靈恩傳稱靈恩性拙樸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孔僉傳又云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僉言論清雅不類北人按一崔靈恩也或曰解經精致或曰音辭鄙拙何自相乖背邪況音辭鄙拙亦何礙講說若云言論清雅不類北人揚南抑北又有私鄙之見存乎其間矣

皇侃傳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按誦孝經

何足爲孝擬觀世音經吏部誕　贊語叔孫通講論馬上

桓榮精力凶荒貝不成語

文學列傳

庾肩吾傳載太子與湘東王書論文章品目聲律變轉詞

理可存然亦何與庾肩吾事而列之肩吾傳中邪　劉孝

標辨命論援引雖盛而要領不清　紀劉杳博洽獨記處

亦失之瑣碎　張纘與雲公叔褒兄宴子書可以不錄

贊語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數就而必之

非經意也數句極沓滯語意亦不明

處士列傳

何點亦隱逸之流寫敘全無高致　點與張融戲讁之詩可以不載　何點傳載詔書太繁按點隱士正不必以詔書爲榮　王果與何允問答語亦甚繁　初開善寺藏法師與允遇於秦望後法師死允在般若寺見一僧授以大莊嚴論世中未有此段荒怪眞如小說家言不足載　阮孝緒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論詞理平平無深至處不必錄

陶宏景傳云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此語可删　劉歊革終論取義不深文力亦寡乏不足錄　劉

歟庾詵傳並雜釋敎佛經頗近小說恐非傳列高士之體也庾詵傳載詵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呼詵爲上行先生臨終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更誕不可信　處士傳贊語猝易之極　傳隱逸而述其行事蹤跡如仙釋不如作仙釋傳矣晉宋以來史書隱逸處士傳往往蹈此病、

止足列傳

止足取老子知止知足之義二字湊揑不可標列題目且止足恬退之士亦不必另立傳列傳而有止足此晉宋

以來史書之濫造也　顧憲之事跡直似以循吏風疾解職亦未見其恬退而列之止足何也　憲之遺令祇可節錄多載徒爲繁累

良吏列傳

良吏傳次宜在孝行之後儒林之前　沈瑀似是一強幹吏惟教民種樹一事乃循良政績至爲餘姚令因私怨使富吏芒屩布衣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箠此豈循良所爲邪　邱仲孚少以家貧結羣盜刼掠自資爲山陰令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此豈堪循吏者傳止稱

其梁初復爲山陰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爲神明欲以晩節蓋其夙愆列諸循良不亦過乎況撥煩適變祗是才幹䵷䵷者之所爲亦未必足以當循吏也　良吏傳諸人嘗以孫謙爲第一謙有從子廉便辟巧宦結附朝貴此亦何足載附諸謙傳且爲失體此史家無識而法度不講之過也　高爽展謎吏鄙俚不足載　伏暅爲吏廉白因遷擢濡滯意望不滿以爲時人所譏治書御史虞㬭乃劾爲貪位要君不忠不敬不亦已甚矣乎姚史旣列暅於良吏而又全載虞㬭劾章極口醜詆以爲良吏之玷誠

不知其何說也

諸夷列傳

佛法出自外域諸夷傳紀佛出處及外國人敬佛禮儀本末此敘異域風俗不得不然也至載高祖迎佛髮爪出舊塔下舍利得阿育王造像禮拜供養種種恩祝又言舍利造像有放光轉生之異荒誕不經殊難考信此以著高祖佞佛之失邪抑真信其是而以彰佛法之異邪二者之說都不宜於諸夷傳中見之而必瑣瑣紀此適足以徵其識見之陋而史體之紊耳

侯景列傳

齊文襄與侯景往來書本無關事跡文亦不佳似不足錄節錄之亦可從節畧　景上武帝表數帝十失極抗橫無狀亦可不錄只括敘足矣　景矯詔自立爲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詔書狂悖之甚此何服備載之　簡文被幽及夢吞土遇弒并武帝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降朱异言而納侯景已見諸紀傳不必重載　傳末載諸童謠及陶宏景釋寶誌詩讖頗傷煩碎

讀史糾謬卷八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